



文化人散文随笔丛书

顾骥◎主编

铁徐肖贺邵顾于袁吴陈
小复生祥骥之鹰中周

铁凝

桥的翅膀



桥的翅膀

铁凝◎著

青春文学·青春校园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凝 桥的翅膀 / 铁凝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10. 9
ISBN 978-7-80103-684-1

I. ①铁… II. ①铁…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3976 号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桥的翅膀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编 100010)
(电子邮箱: cpinter@public3.bta.net.cn)

策划编辑: 唐明星

责任编辑: 唐明星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 65598498 电话、传真: 65234023

编辑部电话: (010) 65227580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字数: 170 千字

开本: 710 × 1000mm 1/16 13.25 印张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公司联系调换。



作者像

主编者言

有关这套丛书，向读者交代几句。

十年前，中国友谊出版公司邀约我主持编选了一套《艺术家·学者散文随笔丛书》，计六卷。据说，这套丛书销售情况尚可，现已卖脱，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与友谊出版公司协商，取得了这套丛书的版权，再版、重印，并扩展了作者人选；原有文集也对篇目加以调整、增汰，重新定名为《文化人散文随笔丛书》，以全新面貌推出。丛书仍由我主纂，第一批出版十卷。作者为（以齿序）：陈从周（已故）、吴冠中、袁鹰、于是之、邵燕祥、贺捷生、肖复兴、徐小斌、铁凝以及在下本人。包括园林艺术家、美术家、话剧表演艺术家、音乐评论家、军旅作家、诗人、编辑家、小说家、影视作家等，老、中咸有，男女齐全，行当皆备。总之，是一群文化人。十年前，我在《艺术家·学者散文随笔丛书》“弁言”中说过：这些艺术家、学者，并非仅仅在文章中谈画、论戏、赏乐、论园林……可贵之处在于让我们透过作者笔下斑斓的艺术世界，感受到真诚磊落的人生感悟、独特的生命体验、对文化的坚贞守望。这一作者群中，差不多都有多种散文随笔问世，有些作品可说是已脍炙人口，用不着我以广告式语言在这里饶舌。这一套丛书所收作品，皆为作者精选拔萃之作。

这一套丛书，经与朋友商量，用了这一个平实的、大体与内涵契合并与前一套丛书衔接的书名。我们就是一群文化人嘛。出版社方面曾建议，加一“名”字，称为《文化名人散文随笔丛书》；出版单位从图书市场营销心理学考虑，自有其道理，似乎这样就抬高了这套丛书的身价，这是当

下的流行风尚。出版单位有它的苦衷，他们既要为文化传播作奉献，也要赢利啊！本套丛书作者，有些人被作为“大家”，甚至也有人曾被尊呼为“大师”。说是“文化名人”，也无不可。不过，“名人”是读者心目中的认知度，何必“癞蛤蟆爬秤钩——自称自”呢？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出版社的美意，我们未予采纳。

“文化人”这一概念，这一称呼，大体上流行于抗日战争时期，特指人文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所辖区域均通行使用。在1938年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郭沫若任厅长的第三厅，聚集了一批著名的进步文化人，有田汉、阳翰笙、洪深、徐悲鸿、冯乃超等，有戏剧家、电影家、画家、文艺家……后来，有一次周恩来对时任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说：“三厅这批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文化人啊！”（参见《悼念郭沫若》）在1941年中共领导的盐阜抗日民主根据地阜宁，新四军军部驻地停翅港附近的“卖饭曹”村，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将之设为“文化人村”。先后在文化人村生活和经常在这里聚会的，有著名文化人薛暮桥、骆耕漠、钱俊瑞、孙冶方、范长江、夏征农、黄源、李一氓、扬帆、蒋天佐、艾寒松、金人、阿英、贺绿汀、沈其震、孟波、何士德、胡考、赖少其、吕振羽、池宁、高扬、包子静、亚丁、林淡秋等。陈毅将军戎马倥偬中，常在文化人村与诸文友诗歌唱和、黑白对弈、论史之兴废、议抗日之大计。在那蒹葭苍苍的里下河河网地区，在日寇频繁“扫荡”的敌后险恶环境下，大批文化俊彦，为民族的独立解放而云集于此，实为我家乡盐阜大地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事。（参见《阿英日记》《盐城市志》）文化人从来都是运交华盖。“皖南事变”后时局紧张，大后方在渝的文化人纷纷撤离，避居龙云治下的昆明，或转道去缅甸仰光。1943年“整风运动”后的延安文化人，被诫示要“割尾巴”，“脱裤子”，身价大跌。在1943年新四军黄花塘整风中，陈毅则因“在统战工作与知识分子政策上犯右倾错误”而挨批，被逼走延安。（参见《杨尚昆回忆录》、“饶漱石在秦城狱中谈话”）

“文化人”这一概念弃而不用，替以“知识分子”普遍使用，大体上在1955年那场以言治罪、以文治罪、以思想治罪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之后。在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中，毛御笔新批：“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文化人”与“反革命”勾连到一起了，可是“知识分子”命运又如何呢？据说，知识分子大都是属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罪”天生。在紧接着“反胡风”运动后，一场更大规模、主要以知识分子为整肃对象的反右派运动爆发了。迨至冠以“文化”的“大革命”兴起，文化人、知识分子则陷于地狱般苦海之中，成为“贱民”“臭老九”。称为文化人也罢，知识分子也罢，历经了一个时代的摧残、凌辱、迫害，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遭遇之酷烈，史所罕见。秦始皇、明太祖也瞠乎其后者。文化人、知识分子是社会文化的载体，是历史文化的传承者，中国文化人的浩劫，是人类世界文明史的大悲剧。

作为文化人、知识分子整体，是社会文化物质与精神的载体；而作为知识分子个体，又有着各自的价值选择取向。“知识分子”是个外来词汇，源于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对这个概念解释多种多样。华裔美国学者唐德刚先生就曾撰有万言长文，阐述中、美、俄三国对“知识分子”定义的异同。粗略说来，一种是宽泛的解释，类似我国通行的说法：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主要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另一种是有确定性的界定：这就是知识分子应是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依附权势，为文不作媚时语。具有自由思想而不迷信传统与权威。具有道德的勇气和社会良知。心存社稷，对祖国和人民有着历史责任感。面对现实，敢讲真话，揭穿“瞒和骗”而无所忌惧。这种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界定，与我国传统文化优秀的道德精神有着某种呼应。这正是我们今天文化守望者的价值取向。当然文化人中也有“聪明人”“傻子”和“奴才”，有鲁迅归纳的“帮忙”与“帮闲”文人，这也是一种价值选择取向，奈何不得，强求不得。当下，贪腐丛生、贫富

悬殊、公平罔失、诚信泯落、世风不古，人们多么需要这种具有正义、良知、责任的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啊！人们呼唤着这样的文化守望者！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告：对这套丛书将视市场销售情况，若是看好，他们会继续推出第二批、第三批……善哉！我若能为文化守望者略尽绵薄，将是人生快慰之事，是为序。

顾 骧 庚寅春日

目 录

1 主编者言

第一辑 唯有读书好

- 002 阅读的重量
- 008 文学是灯
- 017 让我们相互凝视
- 021 桥的翅膀
- 027 从梦想出发
- 034 无法逃避的好运
- 039 “关系”一词在小说
- 048 在面具和面具之间寻找自己跌落的面孔
- 051 优待的虐待及其他
- 058 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
- 063 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

第二辑 人事半消磨

- 086 相信生活，相信爱
- 089 怀念孙犁先生
- 096 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
- 103 车轮滚滚

目 录

- 110 闲话做人
- 113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 117 擀面杖的故事
- 122 男性之一种
- 126 女性之一种
- 130 孩子之一种
- 134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 137 一个人的热闹
- 138 为什么要把时光留住
- 140 想象胡同
- 144 关于头发
- 149 黄金与钻石

第三辑 人在画中行

- 154 我与乡村
- 158 厨房
- 161 武强年画
- 164 怀念插图
- 167 农民舞会
- 171 德加眼中的芭蕾舞女
- 175 护心之心
- 178 狮如何变成孩子

182	蜻蜓
189	皇帝与绘画
192	称金少妇
195	河北有位白寿章
197	惊异是美丽的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第一辑

唯有读书好

“唯有读书好”，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在封建社会里，读书是唯一的出路。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成为官员。读书也可以成为学者，著书立说，流传后世。读书还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在现代社会，读书的意义更加广泛。读书可以增长知识，开阔视野。读书可以培养思维能力，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读书可以丰富内心世界，提升生活品质。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创造美好未来。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记录了学校的发展历程，也记录了广大师生的辛勤付出和取得的成就。这本纪念册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更是一份激励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唯有读书好，唯有努力，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阅读的重量

一般来说，阅读是和文字相关联的。虽然，人们有时也会把欣赏一幅好画说成“读画”。用在这里的“读”，强调的是欣赏的深度了，就此也微妙地点出了看画与读画间的差异。但是，在网络时代，在网页挤占书页、读“屏”多于读书、纸和笔逊位于光和电、机器的规则代替着汉字的规范、数字的操作颠覆了铅字的权威、“输入”代替着书写的潮流中，在“拇指文化”无限深入人群的今天，在消费的欲望热烈拥抱大众的背景下，“读”和“看”的界限似乎日渐模糊起来。入“网”者众，正如那位美国著名诗人的著名短诗：“生活——网。”技术的战车把新媒介——数码技术送进人间，使昔日“纸面”凝聚的诸多艺术的神性不断被“界面”的感觉颠覆和碾轧。看图被称为“读图”，而这里的“读”已不再意味着欣赏的深度。眼睛在网上快速、便捷的“暴走”替代着以往细嚼慢咽似的传统阅读，这应该说是阅读的革命之一种。

不过我今天要谈的阅读，仅限定在纸面书籍的阅读。因为，虽然网络阅读的分量在今日人们的生活中已不可小视，私下里却总觉得“符码”代替了“物质”的阅读损失的是时间的纵深和历史的厚重。人在获得大面积爆炸性信息的同时，也会有某种难言的失重感。在我纯属个人的体验中，阅读其实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不同的年代，阅读在人的生活中也表现出不同的重量。

一、七十年代阅读带给我的重量级冲动

二十一世纪初年，有媒体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举出青少年时期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两本书，只举两本，一本中国的，一本外国的。这提问有点苛刻，尤其对于写作的人。这是一个谁都怕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如果我讲实话，很可能不够深刻；如果我讲假话，列举两本深奥的书，可那些深奥的书在当时并没有影响我——或者说没有机会影响我。最后我还是决定说实话。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我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限制阅读的文化贫瘠的时代。我自幼喜欢写日记，在那个年代也还坚持写，只是那时的日记都是“忏悔体”了。我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实在没有错误，甚至会编造一点写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偷偷读到一本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的题记上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一时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更重要的是还有后面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很想肯定自己，让我生出一种从不自知的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学史上或许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它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领略到阅读的重量，这重量击碎了我精神上的某个死结，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另一本中国的书，我选了《聊斋志异》。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志异》，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

作者蒲松龄有那么神异、飞扬的想象力，为我当时有限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的有趣味的空间。

我的一位亲人，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从城市到乡村接受再教育的岁月里，劳动之余，倚靠着田野上的草垛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全集》，那些大书陪伴他度过了沉闷的青春期。问他当时为什么读它们，他只说是因为喜欢。

今天想来，类似上述的阅读实在是一种无功利心的自发性之举，因其自发性，所以也没有预设的阅读期待，那不期而至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难忘的还有一种沉入心底的重量，这重量“打击”你，既甜蜜又酣畅。

二、群体性的阅读兴奋在八十年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和开放，中国大陆曾经呈现过一种集体性的阅读大潮。文学首当其冲，率先为压抑太久的国人搭建了一条宣泄情感、寄托热望的通道。

曾经出现过千百万人奔走相告、争读一篇小说的时光。也曾经有人在图书馆把喜爱的、又十分抢手的一部几万字的小说手抄下来，为的是可以反复阅读。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在民间流传的那些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甚至还有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那时你走在街上，看到排队的人最多的地方一定是新华书店。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当时中国人对阅读的热望实在是不过分的。这是一种集体狂欢式的阅读运动，山河依旧，百废待兴，精神世界愈加活泼，阅读的领域也快速扩大。除了文学，人们还迫切需要用各种新知识充实自己，武装自己，获得机会，改变命运。正所谓开卷有益。中国自古便有崇尚读书的传统，“头悬梁，锥刺骨”的典故在八十年代亦有重演。我认识的一位记者当年是煤矿工人，他就是在挖煤的间隙，在阴潮、黑暗的坑道里，借着安全帽上的矿灯，苦读

了上百本中外名著。也还有不计其数的大学生，因为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夜夜超负荷阅读，造成终生眼疾。

我不曾对那时的新华书店作过销售调查，但我相信那时积压在货架上卖不动的书一定和今天不成比例。我常常怀念八十年代，并非因为那特殊的历史背景给了中国作家一种空前的却并不牢靠的特殊地位，我怀念的是整个社会对待阅读的那份诚恳和郑重，以及带有几分纯真的激情。有学者曾经这样说：一个民族对文学的亲近程度，决定着这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高低。这里我想说，一个民族对阅读的亲近程度，决定着这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高低。

群体兴奋的八十年代阅读，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它不再是七十年代被限制的阅读贫困，却有更多自觉进攻的色彩，它所饱含的重量也和七十年代不同，它显得有设计，也有预期。它光明正大，来势猛烈，因此这重量甚至是有声音的，它铿锵作响，使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品质有了某种异乎寻常的嘹亮音色。

三、阅读的无用之用

如前所说，阅读是有重量的，这重量让我们对阅读的重要性毫不怀疑。阅读对人的功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道出了读书对写作者的要紧。但当我们凝神于阅读那“重”的一面时，其实也不该忽略阅读的“轻”。这里我想起季羨林先生的一段话。前不久一位领导人看望季老，问起他正在研究什么，他说研究东方文学。这位领导人问：您这样大年纪，研究东方文学有什么用呢？季老回答说，世上有很多的学问，不一定是立刻有用的。但是对有些人来说，知道也很重要。有些学问是你应该知道的。我以为季羨林先生的话其实是很深奥的，由此想到阅读重量里那“轻”的成分。

新世纪的今天，我们的阅读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相比，已经有了诸多变化。市场销售最好的书往往更靠近生活的实用方面：农业科技、家庭医学、足球、赛车、房地产、保健、养生、美容、时装、烹饪、武术、花卉、商战、证券、股票……书海已经茫茫。这样的阅读看上去已不再承载精神的重负，但却更加直奔主题，要的是立竿见影。这与我所说的“轻”仿佛还有差别。

我所说的“轻”包含了阅读那“无用”的一面，也许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心境的解放。萨达姆在他最后的时刻，在他那个两平方米的小牢房里，他的枕边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想一个人在那样的时刻，当他想到自己灵魂的时候，恐怕不会放一个钱包在枕边，对着一个钱包来解决灵魂的问题，虽然阅读《罪与罚》也无助于对他生命的挽救。也还听说过这样的事：西班牙总统前不久发布了一道命令，政府免费赠送西班牙公民每人一本《堂吉珂德》。秘鲁有一个小城市，那里的警察性情特别暴烈，市民很有意见。市长没有给那些警察任何处罚，他用了一个软弱而无用的办法：给他们放了三天假，同时赠给每人三部文学作品，希望他们在假期里读完。警察们读了这些书以后，性情竟有了改变，对市民的粗暴态度亦有所缓解。我并不知道他们读的是什么作品，也许在不经意的阅读中他们想到了他人的存在，还看到了生活的美好、温暖以及自身的价值……这便是阅读的无用之用吧，它内在的文化含量并没有因表面的“无用”而打折扣。这里的“无用”本身便是作用了。

我不想用上述小事夸大文学的力量，而且阅读文学作品似乎又是所有阅读品种里最无用的一种，尤其在今天。国内仅长篇小说就达到年产一千余部。在今天，重要的已不是无书可读，而是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正像有人说的：选书好比选朋友。但我始终相信，若说这样的阅读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最大的效益就是对人心的滋养。如果经济是酒，那文化也许是茶，或者是水。文化给人的力量正像“无用”的阅读给人的力量